

外国音乐欣赏丛书

Pyotr Ilyich Tchaikovsky 1840—1893

柴科夫斯基

■ 俄罗斯音乐抒情大师



童年

音乐之路

在莫斯科

抉择

漫游年代

饮誉世界

不朽

世元 / 著

人民音乐出版社

外国音乐欣赏丛书

柴科夫斯基

■ 俄罗斯音乐抒情大师

== 世 元 / 著 ==

人民音乐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柴科夫斯基：俄罗斯音乐抒情大师 / 世元著. -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8. 10

(外国音乐欣赏丛书)

ISBN 7-103-01796-4

I. 柴… I. 世… II. ①柴科夫斯基, P. (1840~1893)-生平事迹②柴科夫斯基, P. (1840~1893)-音乐欣赏 N. J605. 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28940 号

责任编辑：姜 群

责任校对：颜小平

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翠微路 2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市美通印刷厂印刷

787 × 1092 毫米 特 32 开 128 面文字及乐谱 4 印张

1998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40 册 定价：7.20 元



柴科夫斯基



1881/08

目 录

童年	1
音乐之路	9
在莫斯科	21
抉择	63
漫游年代	72
饮誉世界	81
不朽	99
附录	117
柴科夫斯基主要作品创作年表	117

童 年

彼得·伊里奇·柴科夫斯基于1840年4月25日(俄国旧历,新历为5月7日)诞生在一个矿业工程师家中。柴科夫斯基的父亲伊里亚·彼得洛维奇·柴科夫斯基出身于家道中落而无领地的贵族家庭,从矿业学校毕业后担任过伏特金斯克、阿拉巴耶夫斯克等地工厂厂长和彼得堡工学院院长。1837年,伊里亚带着续弦的妻子阿历克山德拉·安德列耶夫娜来到了伏特金斯克。夫人娘家姓阿希埃尔,父亲是法裔俄国人,当过海关关员。

30年代末40年代初,在伏特金斯克的伊里亚·柴科夫斯基家中出生

了儿子尼古拉、彼得、伊波利特和女儿阿历克山德拉。伊里亚初婚所生的女儿齐娜依达在彼得堡的一所学校里攻读。

彼得 4 岁时，母亲决定为长子尼古拉和寄居在家中的侄女延聘一位家庭教师。1844 年 10 月，她带着一位法国姑娘芳妮·裘尔巴赫从彼得堡来到伏特金斯克。40 多年以后，芳妮·裘尔巴赫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道：“我陪同柴科夫斯基夫人从彼得堡动身赴伏特金斯克。随着旅途的即将告终，我的心情愈来愈激动。不过，当我们来到夫人家门前时，我的担心立刻就消除了。一大群人拥上来欢迎我们，柴科夫斯基先生走到我的跟前，未发一言地拥抱我，把我当成了他的女儿一样吻我。这种质朴而保持古风的见面方式立即使我增添了勇气，几乎把自己列为家庭的一个成员。”

年仅 4 岁的彼得坚决要求同哥哥和堂姐一起学习，得到了父母的同意。请看芳妮·裘尔巴赫的又一段回忆：“孩子们和我完全生活在柴科夫斯

基家的成年人范围之外，只是用餐时才聚在一起。从早晨6点钟开始，一切安排都井然有序。彼得在课后总是立即去钢琴旁，他弹琴后的神情总是有些激动。一天，家中整晚有音乐活动，因为是假日，孩子们和大人在一起，彼得最初很活跃，但后来提前离开了。我隔了一段时间去看他，见他仍然睁着眼没有睡，而且在哭。我问他为什么哭，他指着脑袋叫喊说：‘音乐在我这里！它不让我安宁！’”

柴科夫斯基家的住宅坐落在湖旁。夏末静谧的傍晚时分，渔舟荡漾的湖面水平如镜，映射着落日余辉。从阳台上可以听到轻柔的歌声。这一美好的印象深印在彼得脑际。他最初的音乐印象是和母亲有关的。他毕生铭记着他母亲所唱的阿拉比耶夫的《夜莺》。伏特金斯克的音乐爱好者们在柴科夫斯基家聚会演奏音乐，母亲擅长唱一些当时流行的俄罗斯浪漫曲，父亲吹奏长笛，此外，一架从彼得堡带来的自动风琴也起了重要作用。

这架琴的曲目广泛，能奏出莫扎特、韦伯、贝里尼、多尼采蒂、罗西尼等音乐家创作的歌剧中的咏叹调。彼得经常能在钢琴上弹奏出他从自动风琴中听到的曲调。与此同时，家中还给他请来了一位钢琴教师。

未来的大作曲家一生中的头 8 年便是在上述环境下度过的。1848 年初，伊里亚·柴科夫斯基退休，9 月全家迁居彼得堡。都市生活取替了伏特金斯克半乡村式的生活。可以想像，初次观赏歌剧演出听到的乐队音响，会令只听过自动风琴的彼得感到何等惊讶。他又开始认真学习音乐，但因一场大病中断了学习。

1849 年春，他父亲谋得阿拉巴耶夫斯克工厂厂长的职位，于是全家迁往乌拉尔。北方大自然的美景令人心旷神怡，对孩子的病情也十分有利。彼得的表姐波波娃在写给当时已经返回法国的芳妮·裘尔巴赫的信中说道：“小彼佳（彼得的爱称）身体已经复原，他现在能学习了。但我们仍

然没有请到家庭教师。彼佳大声念您的来信，眼中流下了泪水。”

在没有教师的情况下，彼得的音乐学习仍然有所长进。他在 1850 年 3 月致芳妮·裘尔巴赫的信中写道：“没有比收到您的信令我更快活的事了。……我也从来不离开钢琴。钢琴在我苦恼时能令我感到愉快。”1850 年，柴科夫斯基家中又添了一对孪生子——阿纳托里和莫杰斯特。彼得立即又给芳妮·裘尔巴赫写信说：“我有了一对孪生弟弟。我已经看了他们好几次。我每次见到他们时，都感到他们是来到大地上的天使。”40 多年以后，孪生的弟弟莫杰斯特成了著名三卷本《柴科夫斯基传》的作者。

1850 年秋，彼得在母亲的陪同下赴彼得堡的法律学校攻读。他特别记得 1850 年 8 月 22 日在彼得堡和母亲一同观赏格林卡的歌剧《伊凡·苏萨宁》（当时剧名为《为沙皇献身》）的情景。一段时间后，母亲返回阿拉巴耶夫斯克，思亲便成

了他学习初期难以解开的情结。他在 1851 年 10 月 28 日致母亲的信中写道：“10 月末已经来到，冬天在加速临近的步伐，以便取替秋天。绿叶和青草消失，太阳发怒，它不再放射光芒，人们再也听不到树叶沙沙声，见不到蔚蓝的天空，整个大自然陷入了忧郁状态。但这是为了什么？是因为秋天太长，太阳发怒了？是的，这是它陷入忧郁的缘故。它希望 1 月份快些来到，希望所有的人都幸福，而这也是我的希望！我祈求绿色能和一切颜色结合起来，但我最盼望的是见到你们！”

伊里亚·柴科夫斯基于 1852 年辞去阿拉巴耶夫斯克工厂的职务，全家再返彼得堡。正逢彼得经过两年预备班学习后投考法律学校低级班，他被顺利录取到法律学校学习。

在学校里，少年柴科夫斯基在正常课业外有不少参与文学活动的机会。学生们出版文学刊物，柴科夫斯基与同班同学、未来的俄国著名诗人阿列克赛·阿布赫金十分投缘，柴科夫斯基更是积

极从事音乐活动：参加学校合唱团，和同学们共同演奏音乐，能在钢琴旁一连消磨数小时，即兴演奏，弹各种主题变奏或者搞一些猜调性、用手帕蒙在钢琴键盘上弹奏的把戏。他有一种潜在的吸引力能令众人围聚在他的身旁。他和同学们一同去听音乐会，欣赏歌剧。都城音乐生活使他的音乐印象日益丰富，他听过格林卡的两部歌剧、韦伯的歌剧《自由射手》以及意大利作曲家的歌剧，欣赏过舒伯特、舒曼的作品。

由于全家迁居彼得堡，柴科夫斯基不再有孤寂之苦。每星期六放学回家，星期日晚间返校，寒暑假更是十分畅意，生活步调安详。然而好景不常，1854年6月13日，他的母亲因患霍乱症去世，柴科夫斯基感情上所受的冲击可想而知。他在母亲去世多年以后所写的一封信中还会说道：“尽管这是确切的事实，但我始终难以设想我如此热爱的、如此善良的母亲永远逝去了。”

母亲的去世给家庭带来巨大的变化。柴科夫

斯基不再像过去那样恋家了。但伊里亚对儿子的关注依旧。像俗话所说的：知子莫若父。伊里亚早在 1850 年曾嘱咐送儿子赴彼得堡入学的妻子说：“当然，也别忘了音乐，不应该放弃一件已经开了头的好事。”伊里亚于 1855 年更延请了钢琴家裘金格尔对儿子施教。他甚至还请教过裘金格尔是否该让柴科夫斯基成为职业音乐家，他得到的答复是否定的。裘金格尔后来解释说：是由于考虑到俄国当时职业音乐家的处境不佳才给予否定答复的。

柴科夫斯基在法律学校攻读 7 年，于 1859 年毕业。法律学校第 20 届毕业班给俄罗斯和全世界奉献了一位被俄国大文豪高尔基誉为“抒情大师”的伟大作曲家。

音乐之路

1859年5月，柴科夫斯基从法律学校毕业后，以九品文官衔供职司法部，历时4载。其间，于1861年夏，曾以秘书和译员身份随一位工程师出国。他到过柏林、汉堡、安特卫普、布鲁塞尔、伦敦、巴黎等地，领略了异国风土人情，欣赏了歌剧和音乐会演出。眼界的开阔使他痛苦地感到自己现有生活方式的狭隘和闭塞。

献身音乐虽已是多年的向往，但做出最终决定岂是易事。在当时的俄国，职业音乐家经济无保障，社会地位低微。然而，柴科夫斯基的内心始终不能平静。他有强烈的创作欲望，也

确信自己的创作力量。尽管周围的人们对他的向往漠不关心，但一贯重视儿子音乐才能的伊里亚支持他继续学习音乐，后来又劝他进音乐学院深造。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此时伊里亚经济上极为拮据，年事已高的他不得不再谋职业，终于在1858年就任彼得堡工学院院长。

1861年在父亲的支持下，柴科夫斯基进入彼得堡俄罗斯音乐协会举办的音乐学习班学习。这时的他尚未放弃职务。柴科夫斯基最初在音乐学习班听查列姆巴讲课时态度并不很认真，后来由于安东·鲁宾斯坦的启发，情况才有所变化。鲁宾斯坦对音乐理论课很重视，经常旁听课业和查看学生作业。他发现柴科夫斯基具有杰出的音乐才能，但同时又看到这个年轻人对课业时而流露出一种不经意的态度。一天课后鲁宾斯坦十分直率地对柴科夫斯基谈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柴科夫斯基有才，但要求他必须认真学习，否则还不如不学，因为他忍受不了这样一个有才能的学生

对学业持具如此不经意的态度。柴科夫斯基当时对鲁宾斯坦是崇拜有加的，鲁宾斯坦的一番话断然改变了他的命运。从此以后，他在司法部的公职以及他的社交活动就被他置诸脑后，而替之以对课业的狂热专注。这个年轻人在学习方面表现出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过人精力。日后当柴科夫斯基成为莫斯科音乐学院教授时，鲁宾斯坦当着众人的面说过的一段话很能说明问题。他说道：“柴科夫斯基干劲惊人。一天，我在作曲课上安排他根据我给的主题写对位变奏，并且表示这类课业不仅重视质量，而且重视数量，建议他为此写10来首变奏。但是，第二天他交给我的却是200多首变奏。”这位年轻的音乐爱好者用了这样的工作劲头，经过3年，成为功底扎实的音乐家。他的毕业作品——为席勒颂诗配曲，供独唱、合唱和乐队用的康塔塔《欢乐颂》便是明证。

1862年9月，圣彼得堡音乐学院（初名圣彼得堡音乐学校）正式成立。学院公开向各界招生。

原音乐学习班师生转入音乐学院。

柴科夫斯基于 1862 年 9 月 10 日向妹妹达维道娃披露了重要消息：“我进入新成立的音乐学院，即将上课。如你所知道的，我去年在音乐理论方面下了一番功夫，如今我认定自己会以音乐为业的。你别以为我想成为一位大艺术家——我只不过是随志趣所向而行；不管我成了名家或是穷教师，我的内心会是平静的，不会怨天尤人。当然，在我尚未确信自己是一名艺术家而非一名官员之前，还不会抛弃公职。”

柴科夫斯基的弟弟莫杰斯特曾经提起过柴科夫斯基和哥哥尼古拉之间的一段谈话：“1862 年末，他在进入音乐学院学习后数月，有一次和哥哥尼古拉乘车外出。尼古拉是属于指责他打算弃公职而学音乐的那些亲人之列的，因此就利用机会劝说兄弟，说他没有格林卡那般本领，因此必将落到个普通音乐家的可怜下场。柴科夫斯基起初什么也没有应答，两兄弟默然地抵达分手的地